

作品

水在荔波是首诗

■华静

水是自然的精灵，随性地把整个世界贯穿成一幅画卷。

在荔波，水能使人对自己的心灵做一透视，一种独特的感觉似乎让人在短时间里寻找到自己的前生来世，那种古朴淳然的水世界给了我既熟悉又飘渺的“前生”记忆。

置身在荔波的山水中，应该是置身于最美的遐想之外。那种欣慰是由衷的，那种放松也是由衷的。在那种环境中，多说一句话，在我看来都是多余的。你只要捕捉就可以了，用眼睛捕捉，用心捕捉，用整个身体捕捉，捕捉一种释然的幸福和妩媚的浪漫。

那水是有色彩的。分布在荔波的大小山泉和溪水都有自己的色彩，绿如翡翠，蓝如宝石，白如明月。在水边，你能看得见数米水深处的石头。那一尘不染的石头让我羡慕不已，它与水相拥，已成为了水的一部分。我看着，仿佛自己也跟着沉在了水底。

荔波的风景让我的眼睛完全依赖于“水”字上了。这里的每一处水都能让我心生爱情。在山与水、树与水、草与水交织的天地里，一切都清新得那么彻底，那么光鲜。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这里的水都依然固守着它原来的色彩，有滋有味地神秘着、流动着。荔波值得人留恋的地方很多，但水的情怀让你在这一切远离尘嚣的净土上变得圣洁起来。

把人和心都落脚在荔波，就把水的传奇写进了荔波之外的水的书本里。荔波的水并不承载什么，因为它是流动的，但它见证着数千年来众多部族的生命延续，也见证着自由自、爱情，那些曾经的、淋漓尽致的情节痕迹。

荔波的水有灵气，不仅养育了众多民族的人民，也把人们对幸福的向往浓缩在它的灵魂里。日月光华的凝聚让水有了自己的个性，人民极高的情感和极大的期待让水有了回忆。那静谧之中的水，让荔波人发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崇拜，让荔波以外的人在荔波厚重的文化中发现了一首美丽的诗作。荔波的水，静静地等待着爱恋它、向往它的人们走近它。

荔波的水，源自大自然相辅相成的大家风范。在荔波人心里，水是本土文化的升华，是荔波成为“最美”的永恒的内涵。水，一个温情的字眼。水，一份幸福的缠绵。荔波水的味道在嘴里反复咀嚼，关于水的诗句就把荔波勾勒出来。

水的表情在荔波是单纯的，单纯到能把深刻的心情净化成诗意的一片，解密出丰富的种种无奈。那水属于超然的世界，在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就把我们对未来的期待默默地显现出来。

在荔波的几天，虽然疲惫，但很快乐。那是种久违了的、最纯真的快乐。那快乐是和荔波的水相牵相连的。

那天，一挂白练从20多米高的山崖上飞落而下，画一个完美的弧形，在公路上方形成一座水桥，我们的车子在下面通过时，那种感觉妙极了。而那水练的另一头，就跌落在山路的崖下，与从山上乘势而来的另一片山泉瀑布汇成一家，羞答答地远去，全然没有了刚才英武飞瀑的气势。

我其实觉得那气势没有了，但心里却是肯定那刚柔的弧形的。这一点，像荔波人的性格，或者说是挥洒出了荔波人的性情。

就如那天快到荔波县城时，接到家里打来的一个电话，问我到了哪里，我说，荔波。随行的荔波小伙子就马上纠正我说：老师，你应该说到了中国最美的地方。

是水给了荔波美丽的名字。水在荔波是首诗。

桥下书店

■韩浩月

离居所不到三百米的距离，有一座大桥。大桥下除了游乐场，还开辟了一个停车场，停车场偌大，但最多时也不过停三五辆车，多数时候一辆车也没有。

有几次站在大桥下，站在那里胡思乱想，想这停车场和游乐场的老板是不是同一个人，生意这么差，能不能发得起员工工资？还想着，跳广场舞的大妈们能来这儿就好了，把音响音量调到最大也没关系，反正音乐声再大，也不如桥顶汽车路过碾过桥缝时发出的噪声大。在这里，也不存在扰民的问题，反能给这空旷的区域增添一份热闹。

我甚至突发奇想，要不要找承包了这块地的老板商量，分给我一块空间。如果价格合适，觉得开一家书店比较不错。对，就叫“桥下书店”，想要有气势一点，就叫“大桥下书店”。本着随时倒闭，或者说随时被驱赶走的原则，书店最好是不动土、不转动水泥，买几个废弃的货运箱，添置两三台报废的公交车，改造一下，连通在一起，放上书架，摆上各种各样的书（旧书也行），然后就可以开业了。

但要是没人来怎么办？这完全有可能，如果一个游乐场连儿童都没法吸引来，更是不大可能有读者愿意来这看书、买书的。但此事一旦做了，还是得坚持，游乐场一天到晚见不到人影，不也是灯光音效“哗哗”地浪费着电费在坚持撑吗？开书店这种事，

本身就是寂寞的，开在大桥下，又强化了这种寂寞，这不是所谓即求所求吗？想到这儿，真是觉得又浪漫又伤感。黯然之余，心想，大不了邀请一帮诗人，定期来个“大桥下诗歌朗诵会”，这样总会有人来捧场了吧，但转念间又灰了心，这年头，还有几个人愿意听诗人朗诵呢？

不管怎样，在大桥下开书店，这个创意总是很棒的。我有朋友去过东京，日本著名的书店茑屋书店，有一个位于中目黑的分店，就在东京的一座高架桥上。看了他拍摄的照片，高架桥的上方运行的是地铁，桥下四通八达，也行人如织，天下的大桥千千万，千差万别，可唯独中目黑的高架桥天生是个做文化生意的好地方，还成为文青们打卡的文艺胜地，还有，中目黑分店布置得精巧美妙，处处都是匠心独具，比起我设想的集装箱、公交车改造，不知道要高级多少倍。

世界上开在桥下、桥边、水上的书店，还真有不少，比如伦敦滑铁卢南岸桥下就有一个著名的旧书市场，佩蒂特桥虽然是塞纳河上最短的桥梁，但它附近有著名的莎士比亚书店……

此桥非彼桥，世界上的桥那么多，能在桥下把书店开成功的凤毛麟角，我经常去的这座空荡荡的大桥，桥上川流不息，但都是奔向理想奔向远方的人，桥下寂寞无比，只有我等闲人才会为此刻胡思乱想。

小麦覆陇黄

■钱红莉

童年的味蕾不仅拥有着顽强记忆，也一定充满着神性——每年芒种以后，我总是渴望可以吃到家乡的小麦粳吧。

麦熟总在芒种时，天一直晴朗。起个大早，夜露未消，我跟我妈来到麦地，花一上午时间，将分散于各处的五六分地的麦子全部割下，捆起，挑至打谷场，脱粒，晒晒。

几日后，当我妈捻起一粒麦子，含于上下牙间，嗑瓜子一样，嘭一生响，便可判断出麦粒的干度。

一担赤金的麦子被挑去村口机房碾粉，意味着，除了粥饭以外，我们的味蕾即将享用到额外犒赏。小麦粳吧，也是一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幼童所能吃到的唯一美味。

和面，稍微醒醒。铁锅烧热，倒入菜籽油，青烟四起，挖一坨湿面放锅中，以锅铲抹匀。薄薄一层洁白的面，于柴火的毕拔中一忽儿化身为深蓝色，沿着锅边铲起，迅速翻身，两面均烤至金黄，临起锅前，撒薄薄一层白砂糖，卷起。

入嘴，香，甜，烫，别有韧劲。仿佛一种仪式，每家的一顿新面，必定摊几张小麦粳吧。

小河边的瓠子，田埂边的南瓜，也是跟着新麦一起成熟的，可以摘来吃了。瓠子可搭配新麦一起做面汤。清水和面，揪成一个一个剂子。木桌擦洗干净，撒一层干粉，以酒瓶擀面，擀至刀削面那样的厚度，用刀分割成一坨坨细长条，以防粘连，再撒一把干粉。瓠子切细丝，菜籽油锅里炆炒，加水，大火顶开，面条下入，再中火顶开，撒盐，起锅。小孩子可以连食两三碗，碗底汤，也要一饮而尽。

起初的六月，我们每个人浑身上下似一齐散发着新麦的气息，具体也形容不好，就是那股销魂的麦香气，宇宙星辰一样亘古不变。

除了瓠子面汤，晚餐我们还吃南瓜疙瘩汤。如此吃法，大抵算急就章。妈妈们做了一天农活，身心俱疲，不复气力擀面汤了。

随便挖几葫芦瓢麦粉，放在小菜盆中，清水和之，尽量粘稠一些。这边厢，南瓜削皮去瓢，切

滚刀块，烈火猛焐断生，水开，敞开右手四根手指自盆中捞起一坨湿面，以拇指、食指轻捻之，大小适中的疙瘩鱼贯而出，迅速于滚汤中成型，慢慢的，便都一齐浮上，熄火，调味，便是一顿。

疙瘩汤比面汤更有咬劲，尤其喜爱吃到留在碗底的最后一坨稀溜溜的糊糊，南瓜块早已化为无形，深深浸润于面糊之中，一气喝下，甜糯入骨，甚或不小心沾一滴到手上，也要舔舐干净。

这么多年，无论走到哪儿，再也不见我家乡的蒲团南瓜，外表麻糍糍，颇似蟾蜍的脊背。那种糯甜口感，世间无匹，无可比拟。它一直沉睡于我的味蕾之上，半生难忘。

家乡地处丘陵，旱地少，像我家每年收成一两担新麦，了不得。整个六月是可以敞开吃上十余顿新面的，除外，要把它们放进稻仓珍藏起来，留待寒冬腊月换挂面。

家乡的挂面，胸咸，是幼童们一直抗拒的。最记得，我妈妈将换回的挂面头子全部揪下，和着剩饭一起煮，最多加几片青菜，便是一顿。

彼时，幼小的我，最怕吃挂面头子，鼻涕一样糊沓沓不说，还那么咸——每次吃到挂面头子汤饭，均恨恨的。故，一直不太稀罕挂面，大约小时候怕怕了。

麦子因为量少，所以珍贵，连麦麸也不浪费。许多人家拿它与黄豆一起炖熟，联袂做酱。

是酷暑时节，在屋前场基边缘，用三根木棍搭一个三脚架，用以放敞口宽肚的酱钵子。发酵好的黄豆、麦麸一齐倒入，慢慢地，变得乌金黑亮，仿佛若有光。终日蒙一层纱布防蚊虫，一天天烈日下曝晒。落雨了，就盖上盖子捂紧。足足晒完整个酷暑，酱成。

我们家乡称这种佳酿不叫“酱”，而是“顺应”，叫“晒顺应”。

家乡的古人有大慧。称“酱”为“顺应”，不就是顺应时节之意么？哪怕是做一道平凡食物。

酱也只有酷暑时节才能发酵出来，麦麸、黄豆于烈日高温中漫长涅槃，便也成了酱。纵然

是小小一种调味品制作，也要懂得顺应天地自然的规律。

祖先的古雅，可见一斑。偌大一个中国，除了枞阳、桐城两地，也不知可有别地称“酱”为“顺应”的了？

我妈的胃一直不太好，她对晒顺应一直不感兴趣，故，我们家的那点珍贵的麦麸，皆喂了鸡猪。别人家煮鱼，皆以顺应来调色增味，唯独我们家煮出的鱼，白生生。

也不知何时起，我们超市里售卖的面粉，渐渐消失了永恒的麦香气。

真正纯粹的面粉做出的馒头，有一种憨厚的本白，别有咬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跟随全家移居小城，于华侨皮鞋厂工作过一段时日。每逢黄昏下班，我都去食堂排队买馒头。

漫天白汽中，蒸好的馒头堆在笼屉中高耸入云。一只只馒头，胖大如手掌，惹人怜爱。当时正值十五六岁个子的年岁，食欲旺盛——买好馒头的我，一边往家走，一边掰下半只解馋，一层一层撕着吃，除了麦香之外，还有一丝甜津津、润物细无声地遍布整个口腔。吃着馒头走在法国梧桐幽深的树荫里，我还会背海子的诗：收割季节 / 麦浪和月光 / 洗着快镰刀……吃麦子长大的 / 在月亮下端着大碗 / 碗内的月亮和麦子 / 一直没有声响 / 和你俩不一样 / 在歌颂麦子时 / 我要歌颂月亮 / 月光照我，如照一口井……

许多年不曾吃到如此可口的馒头了。

上个月去山东，在一个小镇食堂宴席上，终于有了一盘平凡的馒头，每一只方方正正，脸一般大。大约上蒸笼之前，被拦中浅浅划了一刀，蒸熟后，便开了花。

我掰了四分之一，一股久违的麦香冲天而起，无须佐菜，适合小口，慢慢咀嚼，起先绵软，继而紧实有韧劲，然后是漫天遍野的甜……这才是麦子本源的味道。这馒头，并非工业化的惨白，而是自带幽光，是刚从田间地头来的淳朴之色。

童年的小油灯

■董国宾

不知怎的，这几日思想老往岁月深处走，直钻进童年的巷子里。记忆的深巷中，一盏如豆的灯火锁住了我的心，这是童年的油灯。

山村的夜宁静了一般，除了几声犬吠，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夜的小山村动起来。其实也不对，错落简明的屋舍里，跳动最欢的，还有一盏盏如黄豆般大小亮光的小油灯。小油灯抖动着小火苗，让各家各户看似静止的生活又鲜活起来。

我家住在村子的东头，每当天色暗下来，母亲划一根火柴，再挑拨一下灯芯，小油灯发出昏黄的光，窄小的屋子便依稀可见了。油灯制作特简单，一个用过的墨水瓶，加上一根长度适中的灯芯，里面倒满煤油，一个简易的小油灯就做成了。油灯下，母亲一边忙活计，一边对我说：“快去写作业，等完成了作业，娘给你折一个好听的纸飞机。”母亲还会说：“上次作业得了98分，要再加把劲，得个满分，娘就去菜地把套种的那几个甜瓜挑个熟好的摘下来给你吃。”母亲的话总让我激动地拿来书包，把小油灯移到小方桌上，趴在那里写作业。姐姐大我几岁，要懂事一些，她也凑过来与我一块写作业，还会瞅一眼母亲，煞有介事地说：“今天弟弟字写得特工整，比我写得好看多了。”我和姐姐低头做功课，都不敢大声喘气，怕一不留神把小油灯给吹灭了，屋子就黑作一团。可很多次，小油灯如豆的小火苗，还是被我不小心吹灭了。我和姐姐抢着去找火柴，像蒙着眼睛在抓瞎。那次一头瓷牛碰到了地上，摔掉了一条腿，母亲也没有生气。现在想来，还真挺开心。

小油灯跳动的火苗下，写完作业的日子最快乐。母亲给我折好了纸飞机，纸飞机像长了翅膀的鸟，满屋子来回飞。我从屋子东头跑到西头，又从南墙根跑到北墙根，一颗小童心像是在飞翔，快乐极了。

等满屋子跑累了，我就闹着和姐姐玩翻绳，姐姐答应得特爽快。姐姐随手拿来一段长短适中的细绳圈，用左手的手指、小指和右手的小手指挂住绳子，再将左手中的绳子旋转挂在右手小指上。然后用食指挑起小指内侧的绳，用中指相互勾中指和无名指上的绳子，小指勾拇指内侧的绳。最后将食指放在这个绳套中，松开拇指，食指向外挑，绳圈竟变成蝴蝶状，真像一个展翅欲飞的小蝴蝶。姐姐左手和右手一摆弄，很娴熟地将一个细绳圈变换出蝴蝶的样子来，我高兴得一拍脚就蹦起来。姐姐见我兴致正浓，又用灵巧的手指将绳圈翻出一个好看的五角星。那时童年时光虽简朴，但油灯下的日子却充满

无穷的趣味和欢乐。

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纳鞋底，缝衣服，还会在油灯下给我做麦芽糖吃。麦芽糖做起来尽管繁琐，但母亲仍是不厌其烦，像做一件快乐的事。母亲先将小麦浸泡，待发芽三四厘米长，母亲就把油灯移到跟前，借助微弱的灯光，把麦芽切碎，然后将糯米洗净倒进锅里焖熟，与切碎的麦芽搅拌均匀。等到发酵冒出汁液，再将汁液滤出，用大火煎熬成糊状，冷却后即成琥珀状糖块，麦芽糖便做好了。乍一听说好像简单，真正操作起来要繁琐得多，母亲常常在油灯下忙到深夜。看着做好的麦芽糖，我忍不住直流口水。母亲就切出一块，将其加热，再用木棒搅出，如拉面般将融化的糖块拉至银白色，鲜亮亮的。我迫不及待地接过来，一点点含进嘴里，心里就像喝了蜜。母亲做的麦芽糖，越嚼越甘甜，好解馋。油灯下的童年甜蜜而快乐，充满了色彩和味道。

时代往前迈了一大步，电灯、空调、电脑闯进了我们的生活。崭新的日子里，我常转身回到岁月中，去打捞那些难忘的生活片段和记忆。走过去的简朴时光里，童年的小油灯，曾给了夜幕中的小村庄和童年的我忘不掉的温暖和欢乐。

贵阳诗词·本土优秀诗词作品选

小聚

百务日相催，尽欢能几回。
乘闲图一醉，莫语不胜杯。
刘继桥（观山湖）

下班路上

落日撒金黄，凉风也懒洋。
丛中多野草，吹困在花旁。
向祖穹（乌当）

暮春游十里河滩

红瘦春山静，绿肥花语空。
一河飞柳絮，十里换青葱。
莫叹春芳歇，但言幽兴同。
且看垂钓者，不避武陵翁。
曾晓鹰（云岩）

花溪夜韵谷

飞瀑纳苍苔，行人古道长。
丹崖惟者立，秘境怪石藏。
高趣行雷斧，天真衍夜郎。
看得千种态，吾亦在中央。
兰蓉（南明）

胭脂

一朝倾茜草，千载醉春风。
占得芳菲质，凝成寂寞红。
怡然多契阔，和泪鲜无穷。

慢逐流光老，谁言淡与浓。
李娜（乌当）

端午有怀

夫子性兰蕙，生平已抱清。
本图安社稷，不是著声名。
楚地多哀曲，江云近奋霆。
今宵应梦见，犹去吊遗灵。
刘泓（花溪）

大暑

大暑秧苗壮，蝴蝶柳上鸣。
溪泉能晓径，果木早成形。
踏月沿篱落，临风憩草亭。
安得凉爽致，一梦到天明。
袁久森（云岩）

山居吟懒

三升米够懒添加，栽竹池边搔痒华。
皎月常眠青玉案，醉吟忘我亦忘花。
张世莲（白云）

时来有语

世事道来皆过眼，人生恰如叶飘萍。
且随心境入身境。不醉不慌听水声。
刘林（花溪）

癸卯夏夜与友联句

有花有酒有清闲，好句频得三五联。

斜照何及诗韵味，故将晚意拒门前。
徐彩云（修文）

独坐

一年光景旧楼台，窗外蝉声独自哀。
夜月不知心底事，轩窗斜照慢徘徊。
徐一雄（云岩）

初到杭州

江南尤梦水云乡，雨入吴山思绪长。
一曲清歌听未尽，潇潇已过古钱塘。
宋波（开阳）

无题

面妆三月海棠馨，眸是深空数点星。
得共江南一月月，相思落处鬓青青。
杨超（观山湖）

毕业季感怀

同窗四载莫相催，六月离歌无限悲。
各自行舟千万里，重逢他日几人回？
袁才友（花溪）

偶题

夜雨声绵洗旧榻，半生虚过酒空壶。
一弯薄土漫花趣，懒与辰光论有无。
王梅桂（白云）

夏夜即景

日暮红霞近，烟晴明月低。

重山更深处，任得子规啼。
王井飞（开阳）

癸卯端午题

千年事底痛难除，但祝端节老宋株。
雨霖霖飘灵感透，花余瓣刺暑蒸熟。
新光洒照思良友，旧影登台笑匹夫。
恐又空闻诗酒废，聊将诗语荐江湖。
刘灿（花溪）

阿哈湖梅园

又是东风浩荡时，如烟好雨细如丝。
寻芳游混平湖水，拾趣横斜傲雪姿。
绮梦探花犹未尽，隔屏逆韵已来迟。
翌年相约春光里，把酒吟哦第一枝。
刘兵（南明）

碧阳湖夏日行吟

玉鉴自来生古驿，柳风涵露拂林英。
品茶除酒邀仙舞，揽月凌虚与鹤鸣。
楼阁展开烟袅袅，湖山夕照水盈盈。
挥毫醉写归田赋，且伴陶潜去耦耕。
母进炎（白云）

子夜歌·松山湖写意

对无边、有情画卷，继续满湖烟雨。
任鸥鹭、梅梢水上，自在自由来去。

林野木棉，沙堤杨柳，结尽相思絮。更时时，扬梦乘风，牵影掠波，落向鹤亭松坞。

莫须问，襟期事远，浩浩几多儿女。沧海心怀，青云意气，都作鲲鹏举。看披荆踏浪，扶摇风动寰宇。千古游人，九原才子，肝胆长相许。醉花前，还听英雄，共英雄语。
张兴（清镇）

蝶恋花·晚情

槐树花开风自堕，馥郁西园，杏老樱桃过。晚对远山人自坐，霞飞岱岳横空破。
岛立湖心舟转舵。系晚烟村，对岸燃篝火。白鹤沙滩双对卧，夜思君时君思我。
杨芳（白云）

【双调·天仙子】夙冈茶海之心

临眸小仁已倾心，一碧万顷对美人。诗词曲赋情难尽，娇柔满壺春。紫砂入梦温馨。茶心如海，铮铮最亲，此地尤真。
陈正非（清镇）

沁园春·橘子洲头

未到清秋，凉风缕缕，渐上心头。看万山逢雨，苍苔野色，铅华洗净，烟水同流。浅渚鸟啼，孤笛弄晚，冉冉归

帆信自由。最钦佩，有一人昏晓，目断沉浮。

遐思无限遨游，曾负了、疏狂意气稠。任明波沁绿，层林滴翠，敛收憔悴，重负苍头。负手新吟，情怀款款，垂首呢喃拜故侯。花径处，问阶前杨柳，拟泛轻舟？
余欢（云岩）

鹧鸪天·黄果树大瀑布

声震三川百里风，飞流直下水千重。浪穿迷雾挟珠雨，岭动浮岚探彩虹。
一潭碧，两心空。灵台如拭洗尘胸。层层尽染霞光里，浩渺烟波过九重。
叶野（白云）

蝶恋花·初夏

昨日繁花经雨瘦。绿眼仙苏，小果枝间逗，几缕新香缠左右，闲挂弄曲层林透。
人醉光阴何必酒。淘气清风，亲鬓掀红袖，且与斜阳轻携手，千分惬意黄昏后。
成玉兰（花溪）